

文獻叢編

第三輯

文獻記

卷三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出版

文獻叢編第十輯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

發行所

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售室
電話東局一六〇九

印刷所

和平門內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價目表		郵費	
每月一冊	五角	本市	每期一分
半年六冊	二元七角	外埠	每期壹角
全年十二冊	五元二角	外國	每期二角五分

本市 上海 天津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長春居士(隆乾)採芝圖

何處清淨無塵垢
烟雲滿袖滿袖仙
塵世茫茫不
歸處家近人
世遠兼健
天常
中彷彿兩華
仙語
能入生銷
屬偶然
長春居士自題



文獻叢編第三輯目錄

長春居士(乾隆)採芝圖

廓爾喀王初次稟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戴鐸奏摺

允禩允禔案

續

盧宗漢案

乾隆朝文字獄王仲儒「西齋集」案

王鴻緒密繕小摺

續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按清世宗好佛學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嘗刻御選語錄宗鏡大綱經海一滴揀魔辨異錄及重刊宗鏡錄諸書行世其在潛邸時即喜與禪衲往來曾著集雲百問令京外名僧贊偈又著破塵居士語錄稿凡數易皆親筆修改又有與圓壽允祿福彭爾泰張廷玉天申問答諸稿具存故宮檔案箱中凡當時有關於佛學之諭旨實錄聖訓多不載茲從懋勤殿舊檔檢得采著於篇

一

昔我世祖章皇帝聰明睿智臨御寰區萬幾餘暇留心內典相傳國師玉琳琇禪師木陳忞並蒙宣召均荷眷注而其實玉琳之受知在先恩禮優渥及力辭告退還山時皇祖留其徒茆溪森在京欲令主席玉琳琇以森年齒尚少遂轉薦木陳忞如是始蒙召見兩人之知遇本自不同厥後皇祖綸音再召止及玉琳琇而不及木陳忞是則玉琳琇木陳忞之優劣早已在聖心洞鑒中矣朕前

在藩邸究心經史之餘偶拈性宗實有所見自御極以來旰食宵衣勤求治理無暇論及且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尙佛教輕視政事之疑原欲俟十年後庶政漸理然後談及佛法今御極已十年矣向檢閱玉琳琇木陳忞語錄見玉琳琇所著性地超脫乃直踏三關者實能不振宗風闡揚法旨至於木陳忞語錄文采華麗其中雖不無可取而有支離牽強處然亦具正知正見於法門尙無大過但所著北遊集六卷則乖謬之語不堪觀閱今試舉其一二如紀載云上一日語及近來經生只做得幾篇腐爛時文於己身性命二字全不留心師對曰皇上但懸一格有人悟得祖師禪定即與他今科狀元自然個個留心矣據木陳忞此言是以祖師禪定爲博取狀元之具且國家以狀元之名誘人參學尙得謂之禪定乎何議論卑鄙至此又如紀載云上曰朕觀老和尚上堂與報恩和尚不同何也師曰道忞舉行出自清規玉兄猶仍時套蓋一向沿習敎家故耳朕觀玉琳琇之舉動高於木陳忞遠甚乃木陳忞以清規自居而譏玉琳琇爲時套可謂不自知分量矣又如紀述世祖諭旨云願老和尚勿

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菴相待此等尤爲誕妄之至又如紀載云上龍性難撓不時鞭朴左右偶因問答問師啟曰參禪學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者此也上點首曰知道了後近侍國柱語師云如今萬歲爺不但不打人即罵亦希逢矣又萬歲爺極贊老和尚胸懷平坦亦最慈和樂易云云思此乃必無之事明係憑空結撰者蓋因木陳忞當日結交內侍間中探問皇上喜怒而李國柱寺宦小人本無知識但見上意優待木陳忞如此遂附會以答之而木陳忞竟公然寫此一段以自爲功能欲以盜竊名譽似此世諦流布庸鄙之行豈真抱道之人所爲耶其他誇耀恩遇時俗卑陋之詞屢見於篇中不勝縷述當日玉琳琇之叨蒙恩遇過於木陳忞而玉琳琇語錄中除佛法之外曾無一字紀載聞其兩次還山時有人問及內廷召對因緣但答以皇帝恩重一語而已其法嗣邛溪森奉旨留住京師數年亦時蒙宣召恩遇極隆皇祖曾降旨欲封爲禪師邛溪森以父子不敢並受封號奏辭甚力及閱其語錄止言佛法並無紀載誇張之一語是邛溪森之卓識高見亦如其師較

之木陳忞則相去霄壤矣玉琳琇著賜祭一次茆溪森著追封明道正覺禪師
賜祭一次以示朕禮重純修表揚正梵之至意惟有骨巖行峯者玉琳琇之弟
子也曾隨本師入京因作侍香紀略一冊以紀恩遇其中荒唐誕妄之處不可
枚舉如雲端敬皇后崩茆溪森於宮中奉旨開堂且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
等語我朝並無以人殉葬之事不知此語從何而來又云上郊祀天壇皇太后
皇后皆同往此等皆如夢中囈語不知爲何人所欺誑而冒昧筆之於書也其
他錯悞鄙俚處覽之令人噴飯且侍香紀略前有吳世瑞序文云昔老和尚自
京師回見人錄寫萬善殿中召見問對因緣便加訶斥則此紀略老和尚在日
若見亦訶斥否據吳世瑞序文之言是行峯之紀載人人共知其非當時必早
有指摘之者乃行峯下愚執著不移況玉琳琇之清風定識超越塵凡此等紀
載既其所深惡而行峰忍於背其師而爲之在國家則爲不忠在師門則爲不
孝其罪詎可逭乎蓋法門廣大縉流雲集狂悖無知之人假名棲托者不少如
我皇考昔年巡幸所至或有遠近僧衆前來迎駕皇考視之如田夫野老亦不

可拒絕或問話一二語或遇古刹叢林暫時駐蹕偶賜御書以彰勝蹟其名利禪徒匍匐泥首之情態人所共知此朕所目睹者而僧衲中竟有無知妄人於瞻仰天顏後即私亂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以煽惑聽聞者此即行峯無恥之流也朕前在藩邸常與禪衲往來講論性宗之學不無一番狼籍迦陵性音頻相接見當日聽其言論於正知正見不可言無而情性好干世法其行履未能貼實是以朕御極時諭令歸隱蓋恐其與法門無益也越數年聞性音圓寂朕以時下宗徒類多謬參法席不達佛旨較之性音更爲遠遜如是將伊勅部賜議迫封禪師又因伊昔開堂說法爲禪衆所稱想其語錄自能裨益佛教因亦諭令入藏朕即位後十年來辦理政事於釋典一函一軸實未曾披閱近日方經詳悉觀覽性音之所著述較之從言詮知解邊薦取者不無稍優而含糊處不少惟露一己之爪牙甚失指接人之婆心似此究未徹底利生之作何可以爲人天師範朕從前失於檢點亦性音辜負朕恩處著削去所賜封號其語錄入藏者亦著撤出况伊之法嗣數人俱屬庸庸之輩其中或有如

行峯之狂悖無知將朕向日加恩性音之處粧點誇張妄行紀載以欺天下後世者亦未可定著該部行文各該省督撫留心訪察不得容伊等將朕當年藩邸之舊跡私記存留違者重治其罪夫佛教以明心見性興善能仁爲本與儒教亦相表裏然必其人可傳其書則覺世牖民可獲利濟之益若如木陳忞之北遊集行峯之侍香紀略則市井浮囂虛僞之談並無關於佛法且有害於人心若聽其流傳不行銷燬後世之帝王見之必以延接緇流爲戒則佛教淪落信心者憚於護持乃一二妄說貽之咎也著該部行文各省將北遊集侍香紀略及聖祖皇帝巡幸時僧衲紀載之書其中除講論佛法外凡有書寫時事虛妄捏成誇耀恩遇者概行查燬並曉諭衆僧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他日查出以不敬律治之行峯有玷伊師玉琳琇之教自行峯以下及其徒衆著直省巡撫詳細查明盡令削去支派向後永遠不許復入祖庭現在開堂說法者即摘鐘板另選玉琳琇下別支承接方丈此與常住道場十方參學人無涉地方官不得多事優害木陳忞亦應照此懲治但念伊當日曾受皇祖之恩眷

且伊師密雲悟契宗門之妙諦得教外之靈機所著語錄諸書實有裨於禪教著從寬免其處分但表襮其過以明告天下如此則天下後世之盜竊佛法以逞其狂誕之言肆其詐僞之行者知所儆戒庶幾不負我皇祖當年護持佛法之盛心焉特諭

二

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勵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尙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尙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

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憶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戒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爲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捏爲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謬說也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啟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談論欲俟庶政漸理始舉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詆毀者之非今逾十年矣聽政餘暇偶將朕之所見並昔人論說數條舉以示天下之學道者古人有曰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大慈悲爲其本事跡雖異理數不殊皆可崇可慕者又有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有曰佛之言性與諸書同聖人同其性則廣爲道德人能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

推德於人則可以福吾親可以資吾君之安天下又有曰佛之道與王道合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佛之道亦曰中道不偏不邪其旨相同又有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又有曰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密由禪定而到彼岸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有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而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其緒餘土苴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而其得道之真若合付契未始殊也以上數條皆於聖賢之理同流共貫未見其爲謬異也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專其各有所長各有不及處亦顯而易見實缺一不可者夫習釋道之學雖有偏有正而習儒者之學亦有真有僞即如釋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術愚人是固釋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覽詩書高談仁義而躬蹈亂臣賊子之行若謂非名教之罪人乎若掩人之長而斥其短隱己之短而誇其長互相

肆口詆排着皆私詐小人形態非仁人君子懷德抱道之所爲亦徒見其不自量耳數年來有請嚴禁私自剃度者有請將寺觀改爲書院者有縣令無故毀廟逐僧者甚至有請僧尼悉行配合夫婦可廣增人丁者悖理妄言惑亂國是不思鰥寡孤獨爲國家之所矜恤彼旣立愿出家其意亦爲國家蒼生修福田耳乃無故強令配合以拂其性豈仁君治天下之所忍爲乎因皆下愚小輩朕亦未窮治其妄誕之罪至於品類不齊其中違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懲創之條而其清脩苦行精戒明宗者則爲之護持其邪說外道則嚴加懲治如道忒行峰之紀載謬忘法藏弘忍之魔說猖狂朕悉降旨指摘決不令混冒正法以致眞僞罔辨也朕於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醉醒焉故委曲宣示以開愚昧凡有地方責任之文武大臣官員當誠是朕旨加意護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特諭

上諭世言儒釋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雖殊而其體則一蓋古近只此一理其立教者大抵皆生知上哲超越等倫之人如吾儒之五帝三王先聖先師如釋道之佛老皆性地通明全體瑩澈皆洞矚至理之精微元妙者是以言性言心曰中曰一無不脗合但各就所見爲之闡發流傳以牖民覺世故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實皆不出一貫之道惟淺嘗涉獵之人竊其糟粕遂各立門戶互相詆毀如氷炭之不相入若造詣精妙深入理域能究明宗旨者自然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初無彼此之分如釋氏闢元門爲外道及朕觀紫陽真人悟真篇後所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禪宗即宗門禪師似此圓通無礙者亦不多見紫陽真人若非真契禪宗便欲託言欺世亦不能也假使元門之理果超於釋宗則真人只應專事元門又何必旁及於宗門耶如謂禪宗之理妙於元門真人若懷人我之見竊其說以附合其教何難之有但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爲蓋元教若果遜於禪宗則真人又何難舍道而從釋豈肯爲此兩岐之學耶今觀其所著悟真篇則不雜宗門一